

---

# 目录 CONTENT

## ▶ 青年文学

---

苏丽	守望	/ 3
王艺菲	五更留郎	/ 7
李圣宇	春是倒放的秋	/ 9
刘梦莱	大江行吟：岁月长歌中的华夏之脉	/ 11
许凯帆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 14
万子璇	荧光作笈	/ 16
刘通洋	雨思	/ 18

## 1. 守望

苏丽

风乍起，红了花，白了柳絮，云朵远行，落叶依旧满地，穿过树梢发出空旷的低吟，它在空旷中，开始执着地守望……

它，小小的稻草人，破旧的衣，褶皱的帽，残缺的臂，立在稻田中，风一直没有停，时间的守望还在继续，它是否孤寂？

仅仅是一个被遗忘了的稻草人，它不语，看着人群丰收的熙攘，春去秋来，往复轮回。但它执着地守望着这片土地，将光阴折叠，守望着它的那片蓝天。它的世界不寂寞，因为它知道，风有约，花不误。它身旁，有淡淡的稻香，有互相摩挲翻涌的稻秆，上方有自由逐梦的蒲公英，悠悠漂泊的云海和迎风畅翔的纸鸢，还有那涤荡心灵的铃笑……它渴望飞上天，与它们做伴！三月的风比任何时候都温柔，拂过湖面，水波轻轻荡漾；穿过枝桠，桃花落入青草，仿佛邀请它去看看这片自由的天地。它却想：你在窗外，我在窗里。它不能，所以总在遥望。

夏的热烈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未修饰的云朵拥簇着斑驳的穹顶。而小稻草人一如往常，顶着那似火骄阳，衣衫微微飘动。而后落日拽一抹

晚霞，染透西天，火红一片。暮光匍匐袭过，悄悄把它身影拉长写上萧索的田埂。最煎熬的时候，它要忍受麻雀的利嘴所带来千疮百孔的痛楚。它咬咬牙，深扎入泥的细棍显得愈发单薄。不远处，被晒黝黑的农夫挥汗如雨，浸入泥土，佝偻着腰手里的活却未停半分。不一会儿，天空落下豆大的雨滴，狠狠地砸上孤寂的稻草人，打在残缺的臂膀，渗入它的全身，湿透它的心。它无力了，想着，就这样结束，解脱得干干脆脆，化成一堆烂草……

远处的瓦房，红红的屋顶，斑驳的外墙，每一处凹凸跃入它的视线，多么熟悉的红色！

思绪飞到那个暖暖的初夏，那个系着红蝴蝶结的白裙小女孩儿，那张可以让人忘掉忧愁的纯真笑脸，那双晶亮灿烂若繁星的眸子，那条微风拂过似红枫又似跃动的蝴蝶的红丝带。那是老农的小孙女，她曾抱过这个小小的稻草人。稻草人只记得那个笑容，那个被艳丽的红色衬得更为灿烂的笑容，那个让人有不顾一切往前冲的勇敢的笑容。它静静地凝望来势迅猛的大雨，瞧着远处瓦房门檐下望着稻田的老农与他的老伴，他们满

是风雨痕迹的脸上挂着愉快的笑容，它似乎明白这是喜雨。深夜，远处红瓦房灯微亮，在湿漉漉的地面投下昏黄的光晕。它被时间裹挟跋涉千里，却又好似一直固在原地，不由分说地等待黎明。

它，要守望这个多彩的世界——桃花的新瓣、低垂的柳条、栖息的雀鸟、橘红的夕阳、璀璨的繁星、盛夏的蝉鸣、白裙的女孩、沧桑的老农。这藏着它的心事，就像一位路途跋涉的过客，找寻内心那座或许不存在的岛屿。稻成为静默生长的根系，它就守住内心理想的田野，不慕云，自有晨间薄雾似海缭绕；不慕树，自有金黄稻谷如林盛郁；不慕花，自有蜂蝶虫鸟驻足。就这样，风吹、雨飘、雷鸣、电闪；遇见、成长、释怀、完结。它还在那儿，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执着地守望，风声吹着不容分说的过去。只是稻子越

来越黄，当最后一片叶子，也随风离去。

秋天，还是来了。

那个微凉的傍晚，带着浓浓的稻香，来了一群笑容灿烂的农民。它知道，也该走了。它被毫不留情地拔起，带了泥点，扔上了田埂，甘愿与杂草一起，燃了自己。

火，舞着，似乎在庆祝。时间的脉络，在老农的指尖磨合，蹭满了岁月的痕辙，也记录了它的过往。火光灼灼，卷尽浮埃，昏红天地相应。它，忽隐忽现，透过火光见到了那个小女孩和她那双澄澈透亮的眸子，那个老农和他那张似花怒放的笑脸……

它，笑了。这个世界，这片天空，真的很美！

或许有一天，在稻浪中，它，以另一种形式重生……深邃的眼底，不再只是主人和口粮。

责编 龙晓颖 徐文涛

## 2. 五更留郎

王艺菲

我是这湘江边摆渡的船夫，我爹在世时，家里也曾供我读过几年书。我爹希望我考个功名，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别再像他一样，整日在这风波中日晒风吹。他命不好，偏赶上乱世，蛮子南下杀人放火，他死在船上，是我替他收了尸。后来朝廷同蛮子谈和，江边又平静了起来，我不再念书，而是转头接过爹的蓑衣与船槽，在这江头迎来送往，靠着摆渡的薪酬养活一家老小。

我常年端坐书斋，身子细弱，手上也没多少力气，这样一幅不堪重任的模样，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日子里都生意惨淡。好在同乡邻里彼此帮衬，大家关照着我的生意，倒也把最难的日子熬了出来。

我娶了青梅竹马的邻家小妹为妻，又生了一个掌上明珠似的女儿。我教她识文断字、念书填词，又送她去乡里的私塾读书——读书总是好的。女儿家没有出将入相的机会，可我家姑娘却有出息。念完私塾，她便办起了戏班子，专唱我们这儿地方的花鼓，数年打拼下来也算是富甲一方。我老了，女儿便将我接到了岸上。可是半辈子都漂在船上，我的根早已扎进了湘江里，一日不渡

船便不痛快。女儿拗不过我，只好把我送了回去。

女儿最近在为她的戏班子发愁。《刘海砍樵》已唱了好几遭，下一出新戏还没着落。我见她满面愁容，于是想起来几桩行船所见的旧事，串联起来应是个不错的好本子，便把这故事讲给了她。

我们这儿原有一户姜姓的乡绅人家，那家老爷人很好，每逢灾年都开仓放粮，搭粥棚接济一乡百姓。湘楚大地多雷雨，时值盛夏便雨水瓢泼，连日不见天晴。姜家老爷领人加固堤坝，奈何洪水冲垮堤岸，卷走了岸旁监工的一众人。

姜家老爷在那场水灾闭了眼，留下姜家姐弟两人相依为命。姐姐强撑着对付姜家那些恶戚，还是斗不过他们，大半家财都被掏空。身后还有一个正在念书的弟弟，姐姐无法，只好退了原有的婚约，转嫁给江对岸另一户家底殷实的人家。

姜家老仆在漏夜时分叩响我家柴门，他背着包袱，告诉我让我明天一早在渡口送人。我见他神色匆匆，于是好奇地发问，“您这是要去哪儿？”

他把身上包袱紧了紧，笑容中带了几分凄凉

又复杂的意味，“姜家老爷走了，亲戚们催债催得紧，姜家裁撤奴仆，叫我回乡呀。”

我诧异不已，这位老先生很早以前便在姜家干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走得这样不体面。可这世道人人生活不易，我们又去怪谁。我哀叹一声，又问道，“姜老爷可是咱们这儿出了名的好乡绅，饥荒时候年年拿私粮赈灾，怎么过身了却落得魂魄都不得安宁……明日可是为这老先生送葬？”

老仆疲倦地摇摇头，“老爷早埋了，明日是嫁姜家小姐。亲家公出钱摆平了那些讨债的亲戚，又给老爷重修了坟。只有一样，他们要在湘江那头接亲，要小姐自己渡江过来。”

依我们这儿的的风俗，男方娶亲必须要上门迎亲，更何况是姜家这样的书香门第，三书六礼更是一道都不能少。这亲家摆明了轻看姜家，还要人家小姐自己渡江过门，看样子比那群恶戚好不到哪儿去。

这是我接过父亲衣钵后接到的第一桩活，我深感责任重大，又检查了数遍船才睡觉。

第二日，我早早来到了湘江边，在船头等候姜家人。姜家一行人姗姗来迟，姜家小姐的嫁衣不那么合身，连头上的珠花都掉了几粒。她踩着晨雾来到渡口，没有披盖头，胭脂也遮不住她眼底的乌青与颊边的泪痕。她蹲下来轻抚弟弟的脸颊，褪去了腕上的镯子，将它郑重地交到了弟弟手心。

“姐姐走了，你好好读书。”

弟弟扑上前抱住了他姐姐，姜家小姐不忍心

推开他，于是和我商量载他一同渡江，等会儿再把他载回来。

**没有鼓吹，没有敲锣，小船晃漾，人却沉默。姜小姐怔怔地拨着空荡荡的手腕，嫁衣的那点红色在晨雾中分外刺眼。**

我不忍见他们姐弟相对垂泪，于是便哼起戏来缓和气氛。从前学堂里还学过一段儿花鼓，我回忆着那轻快腔调，清了清嗓，开始唱起来——

“五更里留郎喝一杯茶呀，留啊留郎哥阿哥，留啊留郎妹啊妹……”

身后的饮泣声大作，姜家小姐像是受了什么刺激，立刻捂着脸痛哭起来。我不知做错了什么，握着船桨坐立难安，那小弟弟恶狠狠地剜我一眼，“别唱了！”

送嫁的人拉住我，告诉我那姜家小姐原本有个书生情郎，花鼓戏唱得十分好，只可惜那年没考上功名，断了仕途的官人哪来的钱替姜家还债？姜小姐别无他法，只好与隔岸的另一户人家订了婚。

**我惊觉早上登船时，树林中确实站着一个人影。隔着蒙蒙江雾看不清面容，依稀可辨是一个书生模样，待到看不见船帆才离去。**

我噤了声，哪怕再爱唱戏，都不再唱那出《五更留郎》。

姜小姐嫁的那户人家也还好，据说再也没有为难她。弟弟靠姐姐的嫁资把书念了出来，成了十里八乡响当当的人物，一路青云直上。几年下来，我划船的手艺也越来越娴熟，湘江的波涛一

卷，我就知道明日的水位会涨到哪里，哪一处风急浪高切莫行船。

隔着一条江，我再没听到姜家小姐的消息，倒是那书生金榜题名，被皇帝钦点作进士，真是好不风光。

我再见姜家弟弟时正逢清明，他回乡扫墓，如今我该唤他姜学士。他身后还带了一个名唤小红的姑娘，据说是那书生赠予姜学士的。小红低唱，学士吹箫，诗词唱和好不风雅，远望真如一对璧人。他认出了我，特意唤我来载他过江。

他和小红情意甚好，一路上如胶似漆，品箫赏乐高山流水。我这回识趣地躲在了船头，不听船里的儿女私语。

“为阿姐扫完墓你便留在这儿吧，待我忙完扬州的事，便接你去江南。”

我倒吸一口凉气，为谁扫墓？谁死了？

总不能是姜家小姐……

小红柔婉地颌首，我微微侧身听他们絮语，只见姜学士蹙眉，颇为慨叹地说道，“阿姐着实可怜，一段情何必记得那么深，牵肠挂肚了一辈子，到头来倒让自己郁郁而终。她去得不光彩，夫家不愿给她立碑，我们多带些香烛就是了。”

我张了张口，想问问姜小姐的埋骨处，喉咙却发不出声音。我对她的记忆始于粥棚一瞥，饥谨年间的一饭之恩足以铭记终生。是我亲手撑船把她送进那深不见底的宅院，我欲报恩，却成了害死她的帮凶。

姜学士如他所言那般打马淮扬去，留小红一人守着空荡荡的宅院。我家姑娘告诉我，她下学

时路过姜宅，总能听见极好听的婉转箫声。我抱了抱她，问她想不想学花鼓，她眼睛一瞬明亮起来，随即坚地点头。

我送女儿去江对岸学戏，回回撑船，总能在渡口瞧见个熟悉的身影。姜学士一去不归，小红便守在渡头日日遥望。

我撑船而过，只见她攥紧了手中箫，噙着泪喃喃什么“过尽千帆皆不是”的诗句。

“姑娘看开些，宦游人一去不归是常事，还是早早给自己做打算才好。”

我好心劝慰她，她却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坚持要等姜学士回来。

姜学士果真不曾回来，他写诗得罪了权贵，被远贬到岭南之地。他托友人把小红安置好，友人兜兜转转找到我，约我在蓝桥接小红到江对岸，寻处人家且避一避。我在渡口等了好久也没等到小红，只好把佣金退还回去，再也没听到后文。

大半辈子都在船上度过，风雨与我共老去，湘江边的树木却在四季更替中愈加葱茏。

我最后一次见姜学士，他已是名满天下的词客。熬过岭南的他写词技艺愈发精进，下笔清隽峭拔，词里词外都开一番境界。他唤人摆渡，却不曾认出我，只是一味地铺开纸笔写词。

船至江心，他那阕鹧鸪天已填到第五首，“少年情事老来悲”的笔墨犹新。眼见浊泪行将滴落，我咳嗽一声，出声唤他。

他回过神来，认出我，恹恹一笑，“抱歉，舟过故地，不免触景生情。”

我问他，“你写什么？”

他顿了顿，“写一段情。”

“什么情？什么人？可否让我这老汉也听听？”

他带着温柔笑意向我娓娓讲述小红的箫与琵琶，盛赞她的莺啭歌喉与如水腰身，又懊悔自己没能护好她，致使她在贬官分别后便断了音讯。

我冷眼瞧他腰间香囊，那一看便是女儿家的针脚。听闻姜学士与其妻子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连学士随身的衣物都是妻子亲手缝制的。

小红算什么？

妻子算什么？

男子的多情可被称作风流雅事，可几句轻飘飘的追怀诗词，怎么能够盖去女子一生的酸辛？

我没说话，听他絮语。

船靠岸，姜家夫人在岸头等待她丈夫，怀里还抱着新制的冬衣。江上寒气重，她细心地为夫君准备了御寒的衣物，早早地便来这儿等他。

姜学士喃喃着说今日的词作得不错，托我把

那几张纸寄给他友人。我把《鹧鸪天》往怀里一卷，把他的满怀深情贴近了女儿今早带给我的油饼包裹边。不知他这文人清愁，沾不沾得了我这俗人的油渍？

小红早死了，衣冠冢就埋在姜家姐姐的坟茔边。两包孤坟贴在一处，也不算是无处话凄凉。

岭南路远，她一个姑娘家走投无路，又不肯委身旁人。那友人好一番胁迫，小红被逼地跳了江。投水的消息递不过去，久而久之，人们都忘了，自然寻不见她。

我想把这话告诉他，可是他已走远了。湘江流水呜咽，我女儿在唱花鼓唤我回家吃饭了。

“五更里留郎喝一杯茶呀——”

我故事讲完了，女儿听得怔怔流泪。我揉揉她鬓发，笑着问她新戏可有了眉目。她攥紧拳头，又缓缓松开，轻声道，“这就写，名字想好了，就叫它《五更留郎》。”

责编 龙晓颖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UBU

## 3. 春是倒放的秋

李圣宇

夕阳砍在草地上，血流成河。远处几棵树染上昏黄，秋风一过，叶打着旋儿落，惊扰树下候鸟，成群掠起，逆着霞光留下灰黑剪影，映进阿鸢眼底。

阿鸢卧在窗边，扬起翅膀，回头瞥了眼，之前受伤掉下的飞羽已长起，伤处长出细茸还未褪去。

她扬起羽翼要试飞，腿上肌肉绷紧，黑色劲爪一蹬，便往窗外闯。

白羽没能扑腾几下，她便直直往下坠，就在要落地前，让一双手稳稳托住。

“小龙，你怎么又下床了！”中年女人声音传来，伴着急切脚步。

随即阿鸢便看见小龙托着她，被中年女人搀着，走回屋。

小龙连声咳嗽，愈演愈烈，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胸腔振动挨着阿鸢羽毛传到她心头。

男孩轻声开了口：“秋末了，小鸟急着起飞，我接它一手。”

阿鸢仰头和小龙对视一眼，男孩眼里全是碎光，细细密密流转在小鸟身上。

屋顶上披散着丝丝缕缕霞光，在风里微微颤动，似光亮喷泉。

“你莫要再关心鸟了，”他母亲红了眼，话里带着哭腔，“好好养病，好起来才能跟鸟去南方。”

“妈……”小龙无奈叹了口气。

天边那丝丝霞光也散作碎星。大半个月亮，不规则圆形，如同冰破处银灿灿一汪水，山上，树叶子上，到处都是呜呜咽咽笛子似的清辉。

小龙托着鸟，走到屋后花地，北方这个季节，白鸢尾开了遍地。

阿鸢背脊上毛受男孩抚顺，借人猛然抬手的力，黑爪一蹬，扬着羽翼扑腾出去。

在银蓝夜色里，阿鸢乘风飞远，小龙跟着尾迹在花田里跑起来。

他张开嘴大口大口呼吸，肺部像一只破风箱，留不住气息，眼前景因缺氧有些模糊，但仍然绷紧肌肉大步迈着。

秋末，夜里入了寒，小龙呼出大股大股白汽，升腾弥散在呼啸风声里。

嘭！

---

小龙终于散了劲，瘫倒在花田里，压倒一片白鸢尾，剧烈咳嗽声似是春雨里一声声惊雷。

责编 龙晓颖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UBU

## 4. 大江行吟：岁月长歌中的华夏之脉

刘梦莱

晨光初醒，江雾如诗

天光乍破时，长江总似一位慵懒的诗人，裹着银灰色的纱衣，在巴山楚水间徐徐舒展腰肢。薄雾从水面升腾，与天际线处的朝霞交融成一片朦胧的胭脂色。岸边青石板被晨露浸润，渔人摇橹的吱呀声惊起一群白鹭，翅膀掠过水面时，恍若撕开一卷未干的水墨长轴。此刻的江流尚带着夜的余温，浪花轻吻礁石，如母亲哼唱摇篮曲般温柔。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在此处劈山导流，斧凿的痕迹早已被江水抚平，唯有崖壁上斑驳的苔痕，仍似远古的象形文字，诉说着洪荒时代的回响。

忽有货轮拉响汽笛，惊碎一江静谧。现代文明的铁甲与亘古的流水在此碰撞，浪涛中翻涌着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赤壁战船的残帆，以及纤夫脊梁上永不褪色的勒痕。江风掠过桅杆，将三国时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唐宋诗人醉卧轻舟的倒影，都吹散成粼粼碎金。

午时沸浪，血脉奔涌

日上中天，大江陡然换了脾性。赭红色的激流在瞿塘峡中左冲右突，撞得两岸绝壁铮铮作响。

阳光如淬火的剑，将水面劈成万千金鳞，浪沫飞溅处，依稀可见当年李白醉书“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墨迹在漩涡中沉浮。货船拖着沉重的身躯逆流而上，发动机的轰鸣与纤夫号子穿越时空重叠，拉纤的麻绳早换成钢索，但嵌入民族骨血的韧劲从未改变。

眺望神女峰，十二峰峦在氤氲水汽中若隐若现。楚襄王的春梦、屈原的《山鬼》、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层层叠叠地淤积在这段江面之下。某个瞬间，似乎看见白发渔樵驾一叶扁舟从历史深处漂来，船头煮酒的陶罐正咕嘟作响，他们笑谈着魏晋风骨与盛唐气象，而浪花已将他们的对话卷进深不可测的江心。

暮色沉钟，古今交响

夕阳将坠时，江面铺开十里鎏金。南京长江大桥的钢桁架在暮色中化作剪影，与六百年前明城墙的轮廓共同构成时空的双重门扉。晚归的沙船拖着长长的波纹，如同拖拽着整座城市的倒影。江鸥追逐着螺旋桨激起的白浪，恍若追逐一条转瞬即逝的银河。

忽闻岸边传来编钟乐响，原是博物馆的仿古

演出。青铜音阶与货轮汽笛、街头巷尾的方言、广场舞的旋律交织成奇异的交响。穿汉服的少女举着手机直播，身后电子屏正滚动播放“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标语。古老与新生的脉搏在此同频共振，恰如江水裹挟着青藏高原的雪粒、鄱阳湖的菱角、崇明岛的泥沙，终将百川纳入海的怀抱。

### 月涌大江，文明不夜

入夜登临黄鹤楼，看江面浮起万千灯火。游轮彩灯在墨玉般的江水上勾画流动的虹霓，对岸武昌起义军的第一声枪响、抗战时期沉船锁江的悲壮、98抗洪时子弟兵筑起的人墙，都化作光影在水波间明灭。江风送来咸腥的水汽，混合着热干面的芝麻香、码头工人的汗味、书肆飘来的墨

香。

此刻忽悟：长江何尝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流？她是刻在龟甲上的卜辞，是《水经注》里的笔痕，是青铜爵中荡漾的琼浆，更是无数平凡生命的轨迹交汇而成的文明长卷。那些在江边浣衣的妇人、摆渡的舟子、修堤的工匠、写诗游子，他们的悲欢离合早已沉淀为河床下的鹅卵石，在浪涌中默默打磨着民族的精神质地。

子夜离岸时，有渔火从芦苇荡深处漂来。恍惚听见两千年前孔子的叹息“逝者如斯夫”，而江声依旧，带着巴颜喀拉山的冰雪、都江堰的分流智慧、三峡大坝的现代伟力，奔流向下一个沧海桑田的轮回。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BU

## 5.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许凯帆

前世，今生，后世，这三世我所有的幸运都只够我遇上你。

一股冷流擦着眼梢刚过，气温开始回升了。阳光绵绵密密的散装，转转空空，偶尔绞尽砖岸的莽草。不知谁家的衣服，牵牵绊绊搭在公寓的后阳台，或病恹恹地钩在门口香樟树梢，像书香门第搬了家，总还有几页脱线的古诗词留在大院里，云淡风轻地写着一家人的存在，让人读不出是风雅还是衰败。

整个晚上，保持固定坐姿。龙井茶已泡过两回，空白、惨淡、无言的死寂。我稍偏头，21世纪的少女侧影打在透明窗上。

“女儿……”母亲推门抱住了我，“几点了？”

“九点一刻，”我盯着墙上那个父亲留下来的古老挂钟。天花板长壁癌。白色粉团悬在头顶像个肉瘤。母亲总是拿着拖把捅它，屡次邀我同住。我转身，死也不肯换个房间。

父亲喜欢把古训贴在我房间的墙上。四书五经，之乎者也，名家名言，拼拼贴贴裱成一个纵横古今的世界。左上角记得是“见贤思齐焉”，

下面写着父亲的手笔“则亲无失亲，故无失故。”我幼时不晓其意，只好对那些字品头论足。父亲也真是，好像什么东西框起来就能不朽。“凭此承示家风，博物之情尔，可常记挂……”父亲没有在这间相框大大小小颇有“族繁不及备载”热闹的乱岗里咽气，他最后一句话讲得像暴风雨濒亡的水草，浮浮沉沉。我想，这间屋子特别潮可能就跟父亲的眼泪有关，有些人生前不肯低头掉泪，死后会传一阵血泪浸润的“家风”福泽后人。我懂得，不会有人在宝贵的惜生莲灿里构筑超凡地挽留他，也只有传袭家风留住父亲。推开门，窗帘起了风，挂钟显示九点四十五分。九点四十五分，父亲咽气是九点四十五分。过客与风是孪生的，从杳无人烟的驿站到废舰密集的港口。如此一生。

“你记不记得。”我用手指绕着母亲的头发，“爸爸以前真的很会说道理。上次我在大山捉住一只蜻蜓，他要我放掉，我偏不放。他就罚我，让我闭上眼睛，从尾巴开始摸。他一会说那是吃人的巨兽，一会说那是专惩罚不善良小孩的饿鬼……”

“还没摸到翅根，你就哭了。”母亲说。

“是的。”我松开手指，中指指尖被勒出高明度的颜色，“后来我还是放了。我记得爸爸还说什么，摸到最后会摸到蜻蜓的……”

“眼泪。”

相框里，57度灰色的狂草狡黠地笑着。也许是因为光线的缘故，竟间或撕裂出一线明亮的酒红。我认得这谱字。那是我第一次得到父亲早期的启蒙。犹记得碎星与弦月，游荡的云，我也只记得这些。忽一记重物的声响，改编了梦中的情节。我惊起身，瞥见父亲垂愍的侧脸。他唤我过去。我低头，已悟得是何事。“告诉我，你昨天书法到底是否练过？”“无。”我只能道。因为父母去上海看病，昨天我贪顾玩耍，只将课上练习的字目作课后充数。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可知道？”父亲指着墙隅。一框书谱，我喃喃道错，惊惧仰视父亲的脸，猜想门和皮鞭到父亲圆口大皮鞋的距离。我深知父亲生平最是把欺骗奉为撒旦，于是惊恐的等待轻重不知凡几的鞭笞。却不料父亲只是轻叹一口气，如一个蝴蝶的吻掠过我的发，却掀起巨澜。他提笔下字，“诚信做人。”以及“幼女示记惩过一次。”我由恐惧到好奇，脚步渐进。父亲忽然转脸：“事不过三。”我急允。那条蓝水圆珠笔细若蚊足书下的诫书便也只存了一条，连其“二”都从未出现过。父亲于是常欣慰对我道：“严守家规，日后必有大成。”我想起这些，嘴角带笑。泪缓缓溢出，这泪从童年长途跋涉至现在才抵达出海口，那种咸因此也像上古时代的盐。

父亲曾推算我的运程吗？就像他精准预知我们日后终将会从狭小巷弄的旧屋搬出，他会为我铺陈出往后合规中矩的正路吗？

仲秋雨后的一个下午，我和母亲去她的友人家玩。母亲因为公事而先行了。我独自踏入门庭，正好撞见母亲的友人数落七八岁的幼女，我穿堂入室，很快从长辈的骂辞中得知事情的原委：女孩子的作业没有完成，用一个谎把父母轻易蒙蔽了。友人看见我，如同丢一只蜻蜓般把女儿丢给我：“让姐姐管管你！”我面对这个肩膀一耸一耸的委屈小女孩毫无办法，正待开口，一串字眼却自动划入气管。“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可知道？”话刚出口，我被自己吓到，我惊异地发现，我的话竟跟父亲的话如此相像。想来不是巧合，而是现实和不相干的偶然形成叠印。兴许，这可以算是父亲口中的家风。女孩开始抬头，我却再说不出话来，只见她轻轻地抽出了作业本。我颌首，抚摸单薄如蜻蜓翼般的女孩的头发。突然很想念父亲，想念父亲这个男人。手指力度突然加大，却不敢顺着发际松开。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过，摸到最后会摸到蜻蜓的眼泪。也就在这一刻，从橱窗印影中，惊觉自己的侧脸与父亲竟是如此的相似。我无法想象这样下去，我的心是否会成为父亲的模样，重新拼合一家三口组成的那张天伦拼图。

我忽然明白一件事，父亲没有走。他的魅影正随着生的火车穿雨而飞，频频回头。而当每次吃晚饭时，我的体悟犹深刻。母亲细心挖出蟹黄，蘸一点酱醋，追着尚小的我满屋子跑：“先呷一

---

口再去玩！”而这时候，我母亲的母亲也挖一点蟹黄出来，蘸一点酱醋，“么儿，你也先呷一口，再去追你的孩子。”而父亲的遗像伫立在桌子上

方，用欣慰的眼光俯视红尘中代传的亲情。那笔狂草如一把波斯菊，在空中翻腾。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 BU

## 6. 荧光作笈

万子璇

这几日，阳光明媚，云淡风轻，春日斜斜地杵在书桌旁的落地窗前，微风吹拂，光柱落在外公书柜角落里一本上了灰的书。当指尖触到《庄子》泛黄的纸页时，几粒尘埃突然在光柱中跳起舞来，像极了笔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乐符。此时，外公正在摹写《天道》，羊毫扫过宣纸的沙沙声里，墨香与樟木书柜的沉香暗自较劲，恍惚间竟分不清今夕何夕。

当读到“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时，仿佛穿越到两千三百年前，漆园吏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春光里剖开竹节。刀锋游走处，刻痕深浅不一，碎屑簌簌落在青衫上，仿佛要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玄思也一同刻进竹筒里。褪色的墨迹里分明有虫蛀的孔隙，倒像是光阴故意留下的气口，让那些过于板正的字句得以喘息。然而，现今的电子屏幕却源源不断地输出字符，凌晨三点的朋友圈里，某个失眠者刚给鸡汤文案按下删除键……我们在荧光里捕捞文字，像用漏勺舀月光，最终只握住满把虚无的碎片。

记得初学书法时，外公总在书桌旁推拉研墨，水墨化开的涟漪中，他教我辨识“屋漏痕”的奥

义：“看那墨色深浅，像不像人心里的沟壑？”去年再次拜访外公时，见他用平板电脑展示《兰亭序》字帖，放大十二倍的“之”字在荧光屏里舒展，数字模拟的飞白里，竟真能看见当年曲水流觞的倒影。忽然就想起庄子说“得鱼忘筌”，如今，我们却把鱼筌编织得愈发精巧，倒把活蹦乱跳的鱼儿晾成了标本。

暮色漫进木窗，我合上《天道篇》，满脑的烦意和迷乱的眼睛，想着出门散散心。经过护城河，路灯把垂柳的影子烙在水面，恍惚如未干的墨迹。对岸霓虹正攀着摩天楼生长，像是给钢铁森林缠上彩色帛书，写字楼外墙的LED屏突然亮起“大道至简”四个字，像素组成的飞白在夜色里明明灭灭。公交缓缓穿过城市腹腔时，车窗外的广告墙正播放着某款阅读器的全息广告，荧光字符在玻璃幕墙上流淌成河，同时，虚拟人在反复诵读：“让每个思想都找到归宿。”右前边座位上，穿汉服的姑娘捧着手机读《庄子》，发间玉簪投下的阴影，恰好遮住屏幕上的进度条。下公交车时，有外卖骑手停在站台前查导航，头盔上的兔子耳朵在风中摇晃，他电动车筐里露出半本

卷边的《飞鸟集》。旁边的流浪汉蜷在角落打盹，脚边粉笔写的“求两元吃饭”早已模糊不清。头顶的广告词仍在循环：“灵魂总要有个安放的地方。”那时才惊觉，庄子说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原是给每个时代开的解药。

归途时，河水裹着霓虹的残影向东流去，忽

然懂得了那个把五千言写在竹简上的人，或许早料到后世会有光年尺度的信息洪流，所以他说“知者不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原是要在文字的缝隙里，给我们留下呼吸的余地。让我们在信息的海洋里，也能偶尔抬头，望见那些未被言说的地方。

责编 张金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 BU

## 7. 雨思

刘通洋

天中骄阳敛起光芒，七月流火渐渐微弱，只有鸣蝉仍在用流利的花腔歌颂着夏天之荣耀。

须臾之间，疾风大作，三伏天的气息由燥热转向闷热，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举目仰视，那片青色的天空却早早拉起了“面纱”；立身四顾，那翠绿的柳树于风中起舞，舒展着翩翩身姿，正与狂风相迎，与风共舞。所有的一切都或紧张不安，或安谧闲适，只因那即将到来的——夏雨。

远处的群山忽然一阵闷响，如龙吟，似虎啸，气氛刹那间热闹起来。在灰云翻墨之中，琼珠天降。那“面纱”早已包围了一切：天空、群山，还有这座不起眼的山间小城。先前的灰蒙早已化作乳白，在残留阳光的折射下又显出点橙色，似佛顶金光，给这座小城笼上了一层神秘而又神圣的气息，让人顿感庄严肃穆，心情也瞬间恭敬起来，好似将要完成一个隆重的仪式。

如同怀了移山之志的愚公一般，在伞的遮掩下，我推开家门，怀着恭敬之心，从从容容，不徐不疾地进入这雨景之中，一场诗意的旅行，就此拉开了序幕。

穿过那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浮华，徜徉在青砖古巷，老屋旧树的朴素。我那早已厌倦钢筋水泥的灵魂得到彻底释放。凉风习习，雨滴绵绵，令人神清气爽、身心放松。且看那雨滴，大大小小，参差交错，所形成之声音亦不尽相同：大者嘈嘈惶急，小者窃窃慢缓，“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淅淅沥沥响成一片。大自然也即若此，虽不同人类一般能创造出数目庞大体系繁杂但风格不同音色各异的乐器，从而演奏出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人工巧乐，但它所拥有的最朴实无华的“乐器”奏出的天籁之音，却能比人工巧乐更能净化心灵，超凡思想。在一片“淅淅沥沥”之中，尽显造物者的仁慈与伟大！

走出古巷，穿过屋舍，一条马路横贯眼前。那雨跌落在地上，滴汇成流，流再合流，流过全世界，也洗涤全世界。它们奔跑着，翻滚着，裹挟着尘土与落叶，笑着叫着奔入地下水道。长期暴露在烈日与尘埃下的山城便接受了一次庄严非凡的洗礼。而那氤氲在空气中的乳白色蒸气则驱赶着夏的酷热，仿佛要把它们抹掉似的……在风与水的拥抱与发酵之下，一种独特的气味慢慢

溶解在雨中，似有泥土的芬芳、花草的清香，又似有水的甘甜气息。几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便二度拥有净化人心的力量。洗净人心中的杂念，洗去人心中的怒念。无论何种惆怅、何种烦躁都在它前败下阵来，令人称奇！

我早已陶醉。雨在连接历史与文学的同时也在沟通着天空与大地，将人类的悲喜又融入这无穷无尽的自然中去。古人有云：“太上忘情”，修养至高的先哲圣贤们如此，这雨也是如此。千百年来，它早已看惯了天道轮回，物是人非。沧海变成桑田，沙漠变成草原。这个自然，毋宁说这个世界都在一分一秒之中不断改变着。光阴怎样荏苒，人世如何消长，它都总以这种平淡镇定的情绪，于渐变之中顺势而为，于骤变之中泰然处之，不慌不忙，不骄不躁。我很好奇，假使雨也是一个人，那么他该有多么高的修养和多么深的造化啊！

时间太瘦，指缝太宽。几千年以来，历史的

书页缓缓翻过，时间的长河汨汨流过，“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已不在”，而那早已被烟尘掩盖的爱恨离仇却散发着雨中特有的气味。或许这便是雨的伟大。包容、平和、恬静、淡泊。概括雨的精神，八个字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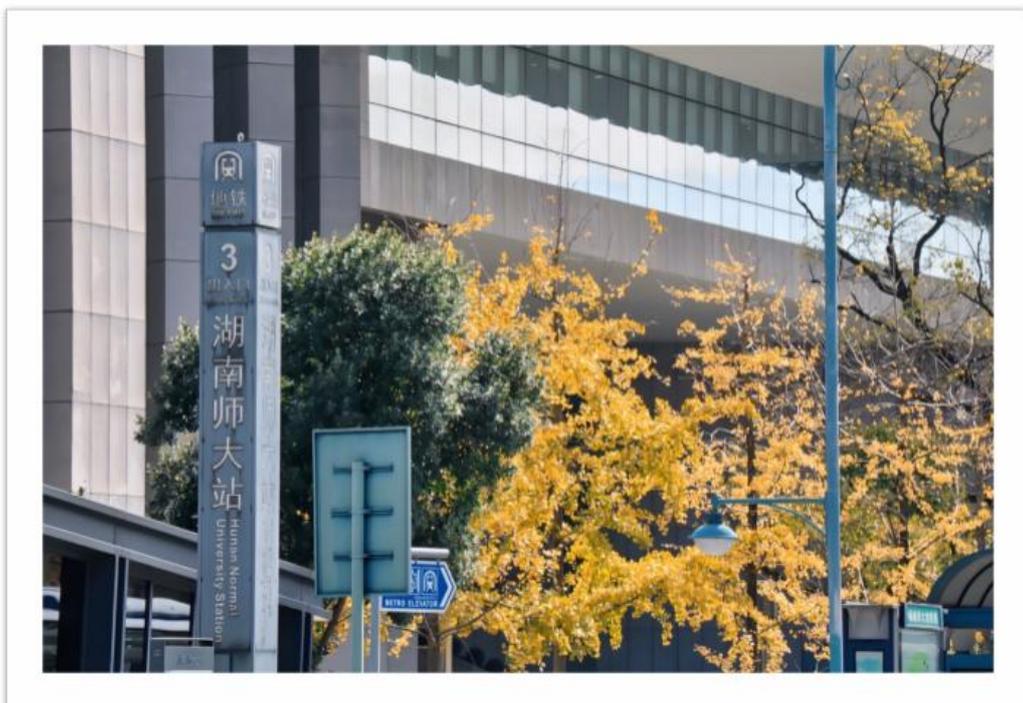
回头望望远处那龙脊一般的群山，依旧沉睡在那片乳白之中，依旧环绕、守护着这座不大的山城。或许数百年后，那空荡的山谷间会传来一阵浑厚的龙吟，告诉我们：大自然仍旧充满灵气，充满活力，值得我们为之欢欣鼓舞，为之伤感落泪，在共生共荣之中发掘那无尽的宝藏，在追寻过往之中喟叹那自然的伟大……

不觉间，仰起头，天空早已淡褪了灰白，复变成先前的群青。在那群青色的天幕之间，光与影的交汇之处，又悬着一轮红赤色的太阳，丝毫没有乳白薄雾的影子。赤日皇皇，其芒未央，雨后天晴，空清气新。

责编 张金 熊瑜曦

# ▶ 青年文学

HNNU YOUTH MEDIA



本版责编：青年编辑部

版式设计：视觉艺术部

本期 1 版 总第 9 期

2025 年 4 月 14 日 星期一

青 年 编 辑 部

QINGNIANBIANJIBU